



革命斗争故事

在激浪里

ZAI JI LANG LI

江苏文艺出版社

革命斗争故事

在 激 浪 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本书共有五个短篇，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故事。在“激浪里”描繪了我革命工作人員，在艱難的環境里，人民羣眾如何熱愛黨、不顧性命危險擁護了我革命幹部安然脫險的經過；“將計就計”介紹了我地下武裝在人民羣眾支持下，怎樣粉碎了敵人“清鄉”時的惡毒陰謀；“夜過连云港”描繪了海上運輸時的一次驚險的遭遇戰。此外，“夜襲”敘述了我軍以少勝多的故事，“偵察班長結巴子”刻劃了偵察人員的沉着、機智的英雄形象。

革 命 斗 爭 故 事

在 激 浪 里

本 社 編

江蘇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〇四號

江蘇省委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號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南京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3/18 字數 30,000

一九五九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五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目 录

在激浪里..... 陆 英 (1)

將計就計..... 魚 禾 (20)

夜襲..... 魚 禾 (26)

偵察班長結巴子..... 岳 川 (32)

夜过連云港..... 項 飞 (42)

在激浪里 陆英

一九四七年三月，启东路南战区全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路南战区是在汇龙镇东边，它是秀旦、泰兴、同南、同北、友南、友北六个乡组成的，东线从汇龙镇向东经过汇阳镇、汇和镇、惠安镇、新安镇、郁家村、到和合镇；中线是龔仓角、大兴村、高桥头、大同村、到东兴镇；南线至长江、太安港、吴仓港口。在这些地方，敌人筑上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碉堡；就是长江，也有敌舰巡逻，加之地主富农，都纷纷组织了自卫队，户与户之间实行了联保具结。我们的政权全被摧毁了，整个路南战区成为启东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心地区。在这艰难的环境里，我们一羣党的忠实儿女，坚决的响应党的号召；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坚持原地斗争！我和毛爱羣、施风濤、龔鏡春、张士祥、高希士等二十多个同志，就是坚持在路南敌人梅花桩据点内进行斗争的。经过几次突围战斗，我们一起的同志有的牺牲了，有的失散了。剩下我和龔鏡春，施风濤，毛爱羣，周伯奎五个人。三月中旬一次突围战斗，我们几个人也失散了。在那据点林立的敌人统治地区，要联系失散的人，实在不

容易。现在就剩下我光光的一个人了。

“有口气就为党战斗”，在这紧要的关头，我坚定了这个意志。三月十六日夜里，好不容易才传来上级的联络口信：指定后半夜在长江边上芦苇中联系，讯号是兔子叫，回号是猫儿叫。

我吃过夜饭就去了。那天夜里，东南风刮得很紧，江上的风，格外寒人。天空乌里乌黑的，四周静得象死去一般，只有嘩啦嘩啦的大浪拍打着江滩。我警惕地坐在长江边芦苇中，向四周看看，没有一家百姓点灯，一片沉寂。敌人碉堡内一闪一闪的电光柱，却照得半天亮。

“咕咕咕”芦苇西北角传来三响，我听了又听，不象猫叫，又不象猫头鹰啼唱。我不敢回答。接着又响了几下，我才听清了是兔子叫的声调。我弯着背缓步向西北“兔子”叫声的方向移动着。“兔子”也不叫了，大约也摸向东南来了。约摸二分钟，我对面柴丛里传来，嚙嚙嚙的声音，不一会露出一个黑黑的怪物在蠕动；渐渐近了，我心里想：“谁来联络呀？”实在摸不透。于是，我一动也不动蹲在那边，那怪物已走在我跟前，没发觉我，眼看要踏到我身上，我轻声而又严厉地叫道：

“誰？站住！”

那怪物立即伏倒，“格格”一阵扳机怪声，反問道：

“你是誰？”

“一零三！”

“一零六！”，這是他的代號。

“一零六”上來拉住我的手說：“已聯系你好幾天了，一直摸空”。他是誰呢？就是區委副政委毛愛羣同志。他把盒槍往身上一掛，拍着我膀子說：“黨很關心你，都政委指示，一定要聯絡到你。”

我們在長江邊上，把敵情和鬥爭方式，交談了一陣，最後毛愛羣同志指定我和同鄉指導員宋文祥同志和鄉通信員小麻子一起活動。我聯系到了黨，內心里象流浪的孩子碰到母親那樣高興……

約好了聯絡地點，我們就分手了。我和宋文祥、小麻子在大同村對南，五條港河東的顧宅進行秘密活動。自衛隊和還鄉團扛了槍，到處跑。我們就整天埋沒在顧宅內房，連吃飯、大小便都在裡面。

一天晌午，大同村據點內傳來一陣機槍聲。我們不明白敵人搞的什麼鬼，因為昨晚沒有得到新的情報，所以我們也很安心。約莫吸一支煙工夫，一羣黃狗還鄉團從大同村那條河沿上一直向南插來；再向東一看，東邊還有三十多個敵人，幾挺機槍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發亮。兩路敵人擺出扇子隊形向我們住宅迅速地迂回上來。

“不對！”小麻子尖叫了一聲，臉色板青，着急地

說：“一零三，怎么办？”

我和宋文祥二人互相对望了一下，誰也沒有說什麼。只是一陣忙；我把身边的联络地点全部吃进了肚子，宋文祥把所有的党员名单表也大口大口地吞进肚里。小麻子在一旁棒着头哭了，他是十三岁的孩子。

这时两路敌人离我們住宅只相隔四块大田，敌人怕死，走到离我們三块田的时候，你推我让，不敢前进了；就地散伏，架起机枪，象要同我們三人打陣地战似的。

我們从这一情况判断，敌人是不敢馬上包围上来的，我們有冲出的余地。于是我对宋文祥同志說：“冲，宁死不願做俘虏！”

宋文祥同志点了一下头。这时，小麻子也鎮靜下来，不哭了，并且拔出了手榴彈。为了避免无謂牺牲，保持革命有生力量，我們同敌人正面接触，向麦地里爬进去，往外冲。三月的麦子，已有一尺多高，大片大片的麦田，連成了一个綠色的海洋，这是掩护我們爬行着冲出去的有利条件。三个人从宅边爬往东沟沿，一口气爬到南横岸沿，敌人还未发觉我們爬出去。只是一味瘋狂地打机枪。丧命似地喊：

“新四軍，投降不杀”。

我們三个誰都明白：敌人固然怕死可笑，但必須冲过五条港桥，到了河西才能得到安全。这条桥离我們还

有三块田远，約有一百公尺左右，桥头上有二間茅屋小店，桥西有一幢庙。我們三个人会心地对笑了一下，就向这条桥爬去了。到了桥头，桥底下正在退潮，水流象万馬奔騰向外冲着。小麻子在我前头五步，宋文祥离我后五步。我們三个人都在桥上，突然桥西庙里钻出五个穿着和尚衣的人，怎么，会有这些和尚出来的呢，我看到一个和尚衣里露出一挺湯姆式机枪！立即喊：“同志们！不是和尚！是敌人！跳河……”

在这个千鈞一发之际，我已跳向激流中。刚到水面，一陣暴雨般的子弹打过来，水花四濺，接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傳到我耳朵，这是小麻子的声音，他牺牲了。我使劲地往河水激流中一悶，象魚一样的潛到河底，两脚摩住河底用力一彈，就象一艘快艇，随着激流神速的冲过去。我在水底下边游边想：小麻子牺牲了，那宋文祥呢，在水里悶不住了，自己也不知道飄到那里，心里担心飄到长江去，因为这条桥向南不到二百公尺，就是汹涌澎湃的长江。于是我把头冒出了水面，看看长江口还有八十多公尺。不料又被敌人发觉，敌人发瘋地喊：“出来！新四軍！投降不杀！”

敌人要我投降，真做梦。

“强盜兵，有种下来捉”我罵了一声，頃刻間象只野鴨子一样钻到水底里去。如果我从原来水位向南直游，

在敌人机枪控制下，我可能会带花，只有从水底里朝东河脚游，到了东河脚再向南游，这样迂回曲折地游，才可以避免敌人机枪口的封锁。当我从东河脚一个缺口处，把头微微露出水面换气时，密密麻麻的机枪子弹掉落在原来我那段潛水处。这时，我浑身紧张，赶紧换了口气，又潛到水里。自己也不知道从那儿来这股勁，两脚在河底里一彈一彈的，随着激流直往外冲，究竟游了多远，自己心里也沒数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水流和剛才不一样了，它突然生出粗蛮的力量，把我向上頂，接着，又象死命的把我向前推。我打算用脚踏踏河底，可是脚往下伸，一直踏不到底；脚越往下伸，水越冷，冷得钻心透骨。“呀！”我心里惊叫起来，自己明白，是飄到长江里了。我急忙往水面上浮。这也怪，长江水深处，冷得钻心透骨。到了上层，水就溫和些了，象泡在溫水泉里。我正要露出头换气，小山头那样的巨浪，象猛兽似的发出巨吼声冲过来。我还来不及换气，“咕嗒”！一口淡淡的、带着难于說出的一种渾浊的紅水，灌进了肚子，接着我被大浪卷到八尺多高的浪头上，又“呼嚕”一声把我丢到浪的深谷里……

浪！浪！前浪把我甩下深谷，后浪又把我顧到一丈多高的浪头上，紧接着又把我甩下来，……



我睜大了眼睛，想看一下陸地的方向，可剛露出頭，呼嚕一聲被兇猛的大浪吞沒了。我渾身冷麻麻的感到吃力，無目的掙扎着，心想：“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正在進行，我年青，只有十九歲，理想還沒有實現，我不願死，剛才同敵人鬥，現在要同大浪鬥”。我這樣想着，于是我鼓足了全身勁，看一下陸地的方向：剛才五條港不知那里去了，也說不清距離陸地有多少路，只見一條黑黑的綫，無盡頭的橫在眼前，心里還來不及想一個究竟，却被大浪打沒了頭！可是我心里到底有了數，剛才的黑綫就是陸地。當然，這時，敵人再也找不着我了。

我隨着退潮的水流向東飄，有意識的向東北陸地划。在長江里，兇猛的大浪隨時會吞噬我的生命，為了黨，為了階級事業，必須與大浪搏鬥。我一想到了黨，整個身子覺得穩穩的，原先那種恐懼驚慌的情緒很自然的消失了，肚子里只有一個想法：“盡一切辦法划上陸地”。說也巧，有四尺多長的一根毛竹，從上游飄到我面前來，上面盡長着綠毛，手搭上去很滑，第一次沒抓住，第二次抓住了。我就用盒子槍上的保險帶，把這根毛竹緊緊地綁在臂膀上，象乘坐一只沒有舵手的小木船，向東飄流着。浪比開頭小了一點，但我也多少摸到了大浪的脾氣；它鼓起浪頭，你不要怕，也不要用力氣，冷靜地攤開兩手，做着游泳的姿勢，浮在水面，它會把你順利地掀起來，又把你象玩滑梯一樣地推下去。這對人來說倒也省力。不知多少時候，我已飄到吳倉港對口，離陸地不遠了，可不能進港口，隱約的看到港口上五個礮堡，飄着蔣賊旗。礮堡上傳來“打打唧唧”的號子聲。我想，反正已在長江里，不能進這虎口，讓我在長江里向東再參觀一段吧！老實說：現在我已不怕溺死，因為我已乘坐着任何航海家沒有用過的游艇——一根毛竹。

頭昏沉沉，不知又飄了多少時候，我記得一個老漢，划着一只弄魚的小舢板來撈我綁在右臂膀上的那根

毛竹，舢板駛近时，老汉用竹篙“格擦”一声扣住那根毛竹，我象沉睡初醒，有气无力的說：“老伯，救……”

老伯伯慌张地連忙收起竹篙，“你是活人？”嘀咕了一句，一弯背，把舢板向左用力一划，掉头向陆地駛去了。

这时，我絕望地用尽全身力气，向老伯喊：“老伯伯，我是小販……被强盜搶……救……”我本想說，我是小販被强盜丢在海里。可我那张嘴，怎也說不連貫。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打着巡邏的旗帜，在长江时常大肆搶劫商船，有多少商販被搶得家破人亡，如商販碰到熟悉的还乡团搶劫，还乡团怕报复，就把人丢在海里灭口。这些喪尽天良的强盜行为，长江边上的老百姓經常听到，也經常看到飄流在长江口里的屍首。

我繼續喊了几句。老伯大概听懂了我的意思，重新掉过了舢板头。划到我身边，那老汉鼓着勁，把竹篙用力一扣，气憤地罵道：

“这算啥世界？把人当狗一样的糟塌，总有一天，新四軍回来，收拾这些沒爹娘的乱賊种！”他罵着、扣着，我已靠攏了他的舢板，那老汉睜大了眼睛，哈了口气，把竹篙往舢板屁股上一扣，弯下腰，右手先抓那根毛竹，左手抓住了我的肩膀。他那两只手，活象鉄鉗，我被他紧紧地鉗住了。他自言自語地說：“人还有口气，

有活的希望。”

他象捉一条大鲢鱼似的把我拔起来，往舢板后仓里一丢。轉身一个八字步，檢起竹篙，仔細看了看我，看到我腰里皮帶上有一枝枪，頓時来火：“你是强盜，不是做生意人！”他說着，弯下腰，真的要把我拉起来丢下海里去。

“老伯伯，我是新四軍……”我到了舢板上，不知怎么的，精力一下子沒有了，老实誠懇地說出了自己的身份。

“我們弄魚吃飯的人，不管你們什么軍！”他已拉起了我。我着急，用尽了力气对他說：“老伯伯，請你相信吧，剛才你不是說出了口，盼新四軍回來的么？我是被大同討敌人赶到长江里……我是河西路南的新四軍干部。……”

我只听到，“我俚人”三个字，便又昏过去了。

我醒来时，覺得有一股难聞的芦子泥味，四周墨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伸手摸摸，才知道我是臥在由芦根堆成的黑洞子裏面。可以听到江水嘩响，知道是在江滩上。我正在发愁，一个小女孩子端了一碗白煮蔞湯魚，从芦根堆上撥了个洞送进来，亲切地叫道：“大哥，魚！”接着那个老汉也在洞口外出現了，他送进来一大碗麦飯，說：“天快黑了，‘我俚人’吃一碗老麦飯吧，沒啥好的吃”。他蹲在芦根堆边探进头来看了我一下，又

說：“吳倉港据点就在背后西北岸角，明天‘饕精’来催捐；你就住在这个保險洞里，到后半夜我再送几个煮鸡，蛋来，白天不能送飯給你……”老汉說完站起来，堵塞了洞口，帶小女孩子走了。我听了他的話，十分感激，心里想：“多么好的人民呀！”

一觉醒来，还是墨黑，自己也不知道啥时候，只是觉得有人把江里撈上来的湿淋淋的芦根，往我晒的柴堆上堆，我輕輕地咳了一声，老伯知道我醒了，他忙对我說：“不要动，‘饕精’来了”。

不一会，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声，老伯的家离芦根堆不远，大約百来公尺。听得出那脚步声是在他家門口停住的。一个尖厉的声音，在嚷：“陈老头！昨晚有人报告，你在江里救了个什么人，快交出来！”

是敌人，我渾身紧了紧，把枪摸了摸。战斗环境养成的习惯，子彈立即頂上膛。我抓紧了枪，两眼眨也不眨，听着外面一切动静。这时陈伯說：“先生！我那里救人，昨天我看是看到一个，正要想救他，看他不象好人，就用竹篙狠狠的把那該死的家伙推了一把，說：去你的吧，早去見了閻王再投胎！”

“有人看到你用舢板撈起来的，你別装蒜！”敌人逼着陈伯。

“呸！仍旧日里說在夜里，我撈是不假，可我已丢

了啦，你不信用你們的快艇，还可找得到那个貨……”陈伯不在乎地說。

一片沉默，接着达达的脚步声，几个敌人到了我住的芦根堆边，低声地商量着：“这老头，土改时分到田的，如果打捞到新四軍，我看他不会交出来的。”一个家伙咳了一声，說：“乡长，我看你上去，給他几个耳刮子，打他个昏迷不醒，再用兵拉他出去假作枪毙，然后我保长出来保，叫他交出人，……”。

不要臉的頑保长，手段好毒辣啊！我預料到的一場大风暴，即将来临，它要考驗陈伯。我对陈伯已不用怀疑，确信他能經得起这个考驗。我从接受他一大碗麦飯时，就看出他对党的热爱；从他把新四軍称为“我俚人”，把国民党反动軍隊称为“饕精”的話里，就表現了他有强烈的階級意識——拥护誰反对誰——一点不含糊。

“行！行！”大概那是頑乡长的声音。接着頑保长又低声献計說：“看他說不說，他一間破茅屋只有屁股大，怕他藏到那里去，动手抄！”把“抄”字說得特別响。“老头，把新四軍藏在哪里？快交出来吧，好汉別吃眼前亏，明白嗎？”頑乡长和頑保长又去到茅屋前，大声吼叫。

“新四軍，长官，这一片土地都是你們天下，从哪里来的新四軍，东清河北边說有很多新四軍，你們去捉保准有。哈，哈！”陈伯輕松地說，开朗地笑了。这笑，

感染了我，我在芦根堆里面也笑起来了，心想：“好骨气的陈伯呀！”

“你在江里捞出一个新四军，說不說？”

听声音，那个頑乡长已急躁的逼近了陈伯。

“噢！仍然說这个，你一定要，那也便当呀！你快去請一只快艇来，我陪你們去追捞。”陈伯若无其事地回答着，“长官：調一只快艇該不难吧，我这只小舢板不頂用，嘻嘻！”

快艇属敌长江纵队的，不要說頑乡长无权去摸一摸，就是汇龙鎮頑县长也不能去碰一碰。陈伯的話，象尖刀一样刺痛了那个頑乡长黃祥，他感到陈伯在頑保长和士兵面前丢了他的臉，于是，老羞成怒，狠狠地打了陈伯两巴掌，破口大罵：“老勿死！你滑头！”

陈伯吃了几个耳刮子，大概后退了几步，他冒火了，說：“你們要捉新四军，有本領，到东清河北面捉去，做啥在长江边上欺我这个老头子！”

“拉出去，枪毙！”

一陣急促的脚步声，显然是拉着陈伯向江滩上走。陈伯骨气真硬，他放大了嗓音喊：

“不怕！死就死！我已五十一岁了，你們这些杀千刀的，死起来到不了三十岁……”

頑保长阴阳怪气，贼腔贼調地說：“陈老头，我保